

《江邻几杂志》考略

邓子勉

江休复,字邻几,宋开封陈留人^①。举进士及第,调蓝山尉,历官大理寺丞、监蔡州商税、为集贤校理、出知同州、提点陕西路刑狱、修起居注,累迁刑部郎中。仁宗嘉祐五年(1060)四月以疾终于京师,享年五十六岁。著有《唐宜鉴》十五卷,《春秋世论》三十卷,《文集》二十卷,今均不存。生平详欧阳修《居士集》卷三十三《江邻几墓志铭》。所著《江邻几杂志》一书,后人多有称引,宋晁公武云:“休复,欧阳永叔之执友,其所记精博,绝人远甚。”^②明胡应麟云:“《江邻几杂志》,宋人极推,今不传,略见《说郛》。”^③此书所载内容主要有三类:一是轶事逸闻,涉及者多为当时名公及其交友;二是诗话类;三是记地方风俗人情。流传至今,已非原貌。顷因整理此书,觉疑点不少,略为考之。

一

此书的名称,自北宋以来就不统一。欧阳修《江邻几墓志铭》录其著述,未提及此书。据现存文献来看,较早提及此书的为旧题孔平仲撰《孔氏谈苑》和赵令畤的《侯鯖录》。《孔氏谈苑》卷一有“江邻几云”云云^④,所引录见于今本《杂志》中。《侯鯖录》卷四正文有“《江邻几杂志》”云云,又同卷“文潜夜值”和“王文穆罢相”两条也注明出处为《江邻几杂志》^⑤,南北宋间则有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下引作《江邻几杂志》,曾慥《类说》卷二十二引作《杂志》^⑥,稍后周煇

①或作江西临川人,如《宝颜堂秘笈》、《学海类编》等本江氏《杂志》卷端下题作“宋临川江休复邻几著”等,疑误。

②见《郡斋读书志》卷十三,清光绪十年(1884)长沙王氏刻本。

③见《少室山房笔丛·正集》卷二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此据《艺海珠尘》本,《四库全书》本则无“江邻几云”四字。

⑤此据《知不足斋丛书》本,《四库全书》本未注明出处。关于《孔氏谈苑》和《侯鯖录》与《杂志》的关系,详后文。

⑥此据南京图书馆藏明抄五十卷本,而六十卷本如明天启刻本和《四库全书》本等未收《杂志》。

《清波杂志》卷四、王灼《碧鸡漫志》卷三、王楙《野客丛书》卷三等引录称为《嘉祐杂志》，至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引作《江邻几杂志》、卷十五则作江邻几《嘉祐杂志》，又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引录其文或作江休复《杂志》、或云《江氏杂志》、或称《江邻几杂志》，而卷二十二却引作江休复《嘉祐杂志》，另卷九十八作江休复《杂记》，其他南宋诸家引录则不出《杂志》、《江邻几杂志》和《嘉祐杂志》三名。据此，原书在作者卒前或为未定稿，《杂志》当为作者所题原名，至后人传录，前面冠以作者姓氏或字等，又因所记多为仁宗嘉祐时朝野之事，故名《嘉祐杂志》。金元明清以来常称《江邻几杂志》和《嘉祐杂志》两名，又有称《江邻几笔录》、《江氏笔录》、《醴泉笔录》等。据《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三十四《艺圃搜奇》提要云：“是书前有至正戊申自序，称‘钱塘陈子彦高避兵携李，惠子之五车，茂先之三十乘，携以俱来。适余亦栖止是邦，尝得借观。兹编皆古今名人杂著之小者，从无刊板。彦高检有副本，悉以赠余，装成若干册，名之曰《艺圃搜奇》’云云。彦高，陈世隆字，故是书或亦题世隆所编。凡一百三种，其中舛谬颠倒，不可缕举，……至《谷神子》即《博异记》，《醴泉笔录》即江休复《嘉祐杂志》，苏轼《格物粗谈》即伪本《物类相感志》，……大抵改易书名人，以售其欺。”知名《醴泉笔录》至迟为元末事，书名或为后人妄改。

据宋高宗绍兴年间改定的《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其卷二载有《嘉祐杂志》，作一卷，则至迟在南宋初就有刻本。尤袤《遂初堂书目》载有《嘉祐杂志》，未标明卷数。衢本《郡斋读书志》卷十三载作《江邻几杂志》三卷^①，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卷十一载有《嘉祐杂志》三卷，则宋时此书卷数就不统一。宋以后则一卷本、二卷本、三卷本等均有，颇为复杂，具体言之如下：

三卷本：《宋史》卷二百六载有《嘉祐杂志》三卷，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一六载有《江邻几杂志》三卷，元人所见三卷本当与宋本同。明祁承燾《澹生堂藏书目》卷七、清钱谦益《绉云楼书目》卷二均载有《江邻几杂志》三卷，《绉云楼书目》还载有《嘉祐杂志》，未标明卷数，云：“重出，即《江邻几杂志》。”应是针对三卷本《江邻几杂志》而言，考今所见《嘉祐杂志》实未分卷^②，三卷本至少清初还存^③。

二卷又补一卷本：清汪璐《藏书题识》云：“《杂志》二卷，抄本，宋江邻几撰。题签云‘宋板校正’，卷上首叶题云‘玉峰菴竹堂珍藏’，末题‘崇祯壬午年下学斋抄藏’。卷下末叶朱题云：‘重九酒后灯下校过一次。’又朱跋云：‘此书昆山叶氏家藏本，乙未得之书贾，阙后四叶。至冬借毛氏宋本校过，照宋补足。墨改者皆

①按袁本《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卷三下亦载，未标明卷数。

②按浙刻本《四库全书总目》载作《嘉祐杂志》二卷，而文渊阁《四库全书》所收实不分卷。

③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卷十八载：河南省博物馆藏有清抄本《江氏笔录》，作三卷，考明清以来藏书家等著录和现存书，凡题名《江氏笔录》或类似名称者均作二卷，详后文。或“三卷”为“二卷”之讹？未睹原书，情况不明。

文庄公手笔也,虽经数阅,终非完璧,不知何日再得补足也。’又墨题云:‘丙戌春三月重阅过一次,又补四叶。’前题云:‘补阙四叶,照宋刊、玉峰下学斋补录。’后题‘昆山叶氏家藏’。末看叶朱跋云:‘乙未冬用价一星买湖州书贾,借毛氏本校过,一一改正,尚未全备,俟有善本再校可也,新安庆增识。’……看页朱书补录七条,并跋云:‘案《文献通考》:《江邻几杂志》三卷,又名《嘉祐杂志》,明时会稽商氏刊之《稗海》中,前后铨叙失次,其间鲁鱼帝虎,谬戾殊甚。今年秋,友人自甬上至,携范氏天一阁旧藏有《嘉祐杂志》一册,亟假以归,视余架上抄本《江邻几杂志》分上下二卷,与《文献通考》不合,虽从宋刻校正,殆非宋时原本矣。然是本既从昆山叶文庄公菴竹堂抄传,又为新安孙庆增氏补订,屡费丹铅,尚多讹舛,洵乎藏书之难也。范本亦非完善,灯下阅尽,偶有遗之,辄录之纸尾。时又得高似孙《剡录》、梅安居《梅磶诗话》数十百种,生平快事,不多遇也。雍正壬子长至后二日勿药记。’”^①考明叶盛《菴竹堂书目》卷三载有《江邻几杂志》一册,未标卷数,此其裔孙叶奕苞下学斋抄藏本,有叶盛批改。后为清新安孙从添所得,原有缺,孙氏借毛氏藏宋刊本补其缺,并有朱笔增补七条。其后此本又经勿药赵一清及汪璐收藏。又清陆心源《明抄江邻几杂志》跋云:“明抄《江邻几杂志》二卷补遗一卷,次行有‘玉峰菴竹堂珍藏’七字,卷首叶有‘赵辑熙印’四字白文方印、‘素门’二字朱文方印、‘陆鱼珍藏阅书’六字朱文方印,前后有孙庆增题语,后有罗正季、素门跋。书中朱笔校补二十条,据庆增跋,则庆增据宋本所补也。后有朱笔补录七条,则素门借天一阁本所校补也。”^②所云当与《藏书题识》所载为同一抄本,据此知此本后辗转为钱塘赵策和陆氏所得。

按清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云:“《江邻几杂志》二卷补一卷,星凤阁校宋抄本,山阴杜春生藏书。”^③丁氏藏本现存南京图书馆,封面墨笔题云“《江邻几杂志》,乾隆癸卯春日假朱竹垞所藏宋刻本校正”,并钤有“浅山后人”一印。乌丝栏,半页十行,版心刻有“星凤阁正本”,书内侧边框外印有“樸泉居士校”字样。分上下卷,又补一卷,卷上、卷下卷端下均题“星凤阁校录”,补卷卷端下题“星凤阁从宋刊本补录”。有“钱唐赵氏星凤阁藏书”、“旧雨楼书画印”、“山阴杜氏知圣教斋藏书”、“嘉惠堂丁氏藏”、“八千卷楼珍藏善本”等印。又有丁氏墨笔跋文一。按,赵策,清钱塘人,字素门,一字典承,号辑宁,家有藏书楼曰古欢书屋和星凤阁,前云赵策曾藏有明抄本,二卷又补一卷,而南图藏丁氏藏本,是素门之子赵之玉手抄本^④,所据或为明抄本。明抄本后为陆心源所得,其后归属不详。赵之玉

①见《藏书题识》卷二,《戊寅丛编》本。

②见《仪顾堂题跋》卷九,《潜园总集》本。

③见《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二十一,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丁氏刻本。

④据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华书局,1983年)卷四载《元郭天锡日记》题云:“清赵之玉写本,卷末有‘嘉庆己未冬月某泉居士赵之玉写于星凤阁’一行”,又有赵策题识有“余因急命长男之玉日夜抄录,行款悉依原文”云云,知赵之玉为辑宁长子,号樸泉(一作某泉)居士,南图藏本即为其抄本。

抄本有校,据眉批,所用校本有宋刻本、王公抄本、范本,范本当指范氏天一阁藏本。据南图藏抄本及《类说》和《续资治通鉴长编》等所载,失收者尚多,知所据宋本亦非足本。

二卷本:有两种情况:其一、清沈德寿《抱经楼藏书志》云:“《江邻几笔录》二卷,明抄本。宋临川江休复邻几撰。首页有‘竹泉珍藏图籍印’白文方印,‘谡闻斋’白文方印。”^①又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八载:“《江氏笔录》二卷,清写本,题宋临川江休复邻几著。钤有‘古香楼’及‘休宁汪季青家藏书籍’两印。”^②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载,中国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分别藏有《江氏笔录》,二卷,均为清抄本。今据笔者所见上图藏本叙录于下:此本分上、下两卷,无栅栏,半页九行,行二十一字。卷端下题“临川江休复邻几著”,钤有“竹泉珍秘图籍”、“谡闻斋”、“抱经楼藏善本”、“授经楼藏书印”、“吴兴沈氏药奁父尚綱庐主所蓄经籍书画金石印”等章。按,顾锡麒,字敦淳,清娄县人,号竹泉,藏书之所曰谡闻斋。从收藏印来看,上图藏本与《抱经楼藏书志》所载明抄二卷本《江邻几笔录》应是同一本子,只是著录书名稍异,上图著录是据卷端所题,而沈氏《书志》或是据原藏书封面等题名。此本原为顾氏藏书,后为沈德寿所得。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相较,除库本最后一条“上在东宫苦腮”无外,抄本所载均见于库本中,只是少数条目先后次第与起迄有不同。其二、清丁日昌《持静斋书目》载:“《醴泉笔录》二卷,旧抄本,四库录其《嘉祐杂志》而此未收。”^③又缪荃孙等撰《嘉业堂藏书志》载:“《醴泉笔录》二卷,旧抄本,宋江休复撰。”^④按,《学海类编》中收有《醴泉笔录》,分上、下二卷,卷端下题“宋临川江休复邻几著”,与上图藏清抄本《江氏笔录》比照,抄本卷下最后四条(亦即库本最后五条)为《学海》本所无,其余条目的先后次第及起迄均同,疑《醴泉笔录》与《江氏笔录》原本相同,《学海》本所据或原有缺漏而然。另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载:“《江邻几杂志》二卷,旧抄本,宋江休复撰。”^⑤或与明抄二卷本《江邻几笔录》所载同。

一卷本:情况较为复杂,昔人或视不分卷者为一卷,而未标明卷数者多同此,今所见通行本多是不分卷。此就诸书志著录简述如下:其一、《皕宋楼藏书志》载:“《江邻几杂志》一卷,劳季言校本,宋江休复撰。”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载国家图书馆藏《江邻几杂志》一卷,清劳格校并跋,且云:“《补遗》一卷,清劳格辑,稿本。”其二、《四明天一阁藏书目录》载:“《江邻几杂志》一本,抄。”^⑥按,《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八载:“《江邻几杂志》一卷,宋江休复撰,明天一阁蓝格写本,九行二十字(涵芬楼藏书,丙寅)。”所指或为同一抄本。其三、清沈初等编《浙江采

①见《抱经楼藏书志》卷四十六,美大印局,1924年。

②又见载于傅增湘《双鉴楼善本书目》卷三,其中作一卷,疑误。

③见《持静斋书目》卷三,清光绪元和江氏刻本。

④见《嘉业堂藏书志》卷三,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⑤见《皕宋楼藏书志》卷六十二,光绪八年十万卷楼刻本。

⑥见清佚名《四明天一阁藏书目录》“岁字号厨”,《玉简斋丛书》本。

集遗书总目》载：“《嘉祐杂志》一册，一作《江邻几杂志》，天一阁写本。”^①按，清阮元编《天一阁藏书总目》卷一“进呈书”载有《嘉祐杂志》一册，又《文选楼藏书记》载云：“《嘉祐杂记》一册，不著撰人姓名，抄本。是书杂记见闻并嘉祐间诸人轶事。”^②诸书所载当指同一抄本，《四库全书》所据或为天一阁进呈本。

此外清毛扆《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载云：“《杂志》，一本，江邻几，旧抄。”又明杨士奇《文渊阁书目》卷八、佚名《近古堂书目》卷上、徐燊《徐氏红雨楼书目》卷三等均载有《江邻几杂志》，未注明版本，也未标明卷数。《近古堂书目》卷上又载有《嘉祐杂志》，也未著录版本卷数。以上一卷本之类所载当不会超出今存的诸种通行本之外。除上述著录的诸种情况外，清钱曾《述古堂藏书目录》载：“《江邻几杂志》六卷，一本，抄。”^③云六卷，令人费解。

二

现存较全的通行本有明人辑《稗海》本、《宝颜堂秘笈》本以及清人辑《四库全书》本、《学海类编》本、《纷欣阁丛书》本等，其中《稗海》本、《宝颜堂秘笈》本、《纷欣阁丛书》本等题名《江邻几杂志》，不分卷（视同一卷，下同），《四库全书》本题名《嘉祐杂志》，不分卷，《学海类编》本题名《醴泉笔录》，二卷。就这五种本子来看，以《稗海》本所载内容居多，《宝颜堂秘笈》本、《纷欣阁丛书》本和《四库全书》本除个别条起迄和次第不同，以及文字略有出入外，所载均同，且均见于《稗海》本中，《醴泉笔录》较库本等又少些。南图藏抄本所载内容较《稗海》本多些，其中卷上为一百二十六条，卷下为一百二十一条，补卷有二十七条，《稗海》本所载均在其中。

《杂志》所载止于仁宗嘉祐年间，据通行本，明确标有此年号的仅一条，即“嘉祐二年欧阳永叔主文”云云，但其中又往往杂有江氏卒后之事。陆心源《明抄江邻几杂志》跋文云：“愚案：所补二十馀条皆见《侯鯖录》，不云尽出邻几，核以世所传《醴泉笔录》无一不合，则孙氏所云宋本或《醴泉笔录》之宋本，非真《杂志》宋本也。惟休复卒于嘉祐五年，见《欧阳文忠集》，不应述崇宁、大观时事；王介甫生于天禧辛酉，嘉祐初年甫三十，官亦未显，不得称‘老’；苏东坡生于景祐三年，嘉祐五年年二十五，苏迈生卒虽无考，既为坡长子，其时年不过十岁，非邻几所得见；山谷生于庆历五年，嘉祐初才十馀岁，张文潜生皇祐五年，尚未及十岁，休复安得引其诗文？此本据《醴泉笔录》所补‘前世钱未有草书者’一条内有‘崇宁、大观间’云云，王介甫条称‘此老’，又引山谷《茶磨铭》及称高力士《荠菜》诗、张宛丘《夜直馆中》诗、苏迈伯达诗，皆与时代不合，恐《醴泉笔录》之名是南宋时人伪造，且有所属人，转不如《稗海》本未失真也。”据南图藏抄本，其见

①见《浙江采集遗书总目·己集》，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刻本。

②见阮元撰、李慈铭校订《文选楼藏书记》卷三，《四库未收书辑刊》影印清越縕堂抄本，北京出版社，2000年。

③见《述古堂藏书目录》卷五，《玉简斋丛书》本。

于《稗海》本外的共二十二条,陆氏云核以世所传《醴泉笔录》无一不合,然考今存的《醴泉笔录》二卷本所载均见于《四库》本中,且较库本等载少,而所补二十馀条,不仅不见于《稗海》中,也不见于《四库》本等中,或陆氏所见另有同名而内容较《学海》本多者?明清人所见宋本,现知有毛氏藏本、朱彝尊藏本,孙从添、赵之玉借校时书名、卷数均未提及,不得其详。

抄本所补见于《稗海》本外者有二十二条,见于卷上、卷下者,均有眉批云所依据之本^①,据王公本补者有:“山谷《茶磨铭》”、“绀者青而含赤色”、“广南呼食为头”、“酒所以治病”、“张宛丘《夜直馆中》诗”、“十月为良月者”、“文州云羌人”、“语儿梨”、“水鸡蛙也”。据宋刻本补者有:“唐人说李邕”、“昔人有云古人有道”、“一道人败后作诗”、“崔赵公尝问径山”、“王介甫少时作《石榴花》诗”、“古人作律诗有当句对者”、“高力士责在驩州”、“江淹为宗建平王让表”、“祖宗时用唐武德故事”、“前世钱未有草书者”、“苏迈伯达”、“王钦臣仲至仁宗时”、“东坡云刘十五孟父”^②。

就南图藏抄本来看,此书存在一些问题,之所以会这样,与两部书不无关联,即旧题孔平仲撰《孔氏谈苑》和赵令畤的《侯鯖录》。朱熹《跋孔毅夫〈谈苑〉》云:“孔毅夫《谈苑》,清江张元德藏其手稿,然多是抄取江邻几《嘉祐杂志》中语,此本方是一传,以失校,已多脱误。”^③依南图藏抄本,中有二十八条见于《孔氏谈苑》,另有三十二条见于《侯鯖录》,其中有七条互见于两书中^④,共计五十三条。见于《侯鯖录》的有,卷上:“山谷《茶磨铭》”、“绀者青而含赤色”、“广南呼食为头”、“长安北禅寺笋石”、“酒所以治病”、“张宛丘《夜直馆中》诗”、“唐人说李邕”、“昔人有云古人有道”、“杨大年行酒令”、“王文穆罢相知杭州”、“陈执中馆伴虏使”、“十月为良月者”、“一道人败后作诗”、“药方中一大两”。卷下:“崔赵公尝问径山”、“王介甫少时作《石榴花》诗”、“古人作律诗有当句对者”、“高力士责在驩州”、“语儿梨”、“水鸡蛙也”。补遗:“江淹为宗建平王让表”、“祖宗时用唐武德故事”、“苏迈伯达”、“王钦臣仲至仁宗时”、“东坡云刘十五孟父”。见于《孔氏谈苑》的有,卷上:“狄青王伯庸同在枢密府”、“省试王射虎侯赋”、“真宗将立明肃作后”、“朱巽草制云”、“同州人谓雨沾足为烂雨”、“入内都知张惟吉请谥”、“陈执中死礼官”、“林瑀王洙同作直讲”、“程侍郎言某为御史”。卷下:“雄霸沿边塘泊”、“孙奭尚书侍经筵”、“张瓌为礼官”、“王禹玉上言请以正月为端月”、“司马迁误以子我为宰我”、“夏守恩太尉作殿帅”、“丁晋公在崖州方奕棋”、“高敏之以钟乳饲牛”。补遗:“杨文公在馆中文穆或继至必径出”、“丁崖州虽险诈”、“晏相言作知制诰”、“真宗上仙”。见于两书的有卷上:“刘师颜视月占旱”、“刘子仪侍郎三入翰林”、“沈文通说故三司副

①下文云某条据某本补只是大体归类,个别条目眉批所云本身就含混。

②“江淹为宗建平王让表”以下六条均见于补遗,前此十六条分别见于卷上和卷下。

③见《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四,《四部备要》本。

④按:其中极个别条目文字出入颇多。

使陈泊”。卷下：“猴部头猿父也”。补遗：“京师上元放灯三夕”、“澶渊之幸”、“前世钱未有草书者”。

宋人自撰的笔记杂纂中不乏互相引录的现象，但未有如此严重者（类书除外），且多不标出处。其与两书混杂，由来已久。赵令畤生于仁宗皇祐三年（1051），江休复卒时方十岁，孔平仲出生年月不详，但长于赵令畤，如果说《孔氏谈苑》乃抄录江氏，为伪托之书，故且不论^①。就与《侯鯖录》重见的三十三条来看，据陆心源跋文，明显有问题的有：“山谷《茶磨铭》”、“高力士责在驩州”、“张宛丘《夜直馆中》诗”、“苏迈伯达”、“前世钱未有草书者”五条，其为窜入无疑。又卷下“王介甫少时作《石榴花》诗”有“此老风味”云云，陆氏云“嘉祐初年甫三十，官亦未显，不得称老”，按江氏长王氏十七岁，江卒前，王已四十，称老，也还说得过去^②。《杂志》中提及王安石的另外还有五条，有关此诗句的作者及时代，宋人有歧说，原文云：“王介甫少时作《石榴花》诗：‘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此老风味又薄，岂铁心石肠者也？”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载云诗句为其年少时所作，王安石仁宗庆历二年（1042）进士，七年知鄞县，嘉祐元年（1056）为群牧判官，若为少年时作，至少是在嘉祐元年以前作品。而阮阅《诗话总龟·前集》卷二十等引《王直方诗话》均称诗句为王安石作内相时所作，周紫芝《竹坡老人诗话》云为王平父所作。若是年少之作，《杂志》记录的应无问题，如是作内相时作，则江氏生前不及见，属非。至于云非王安石之诗，则另当别论了。此条可存疑。

有关苏轼的一则，《杂志》原文云：“东坡云：刘十五孟父论李十八公择草书，谓之鹦哥娇，意谓鹦鹉能言不过数句，大率杂以鸟语。十八其后进，以书问仆：‘近日书如何？’仆答之：‘可作秦吉了矣。’然仆此书自有公在、乾侯之态也。”按文见《苏轼文集》卷六十九，作《题李十八净因杂书》，李十八即李常，刘十五即刘攽^③，二人分别长苏轼十一岁和十五岁，据宋施宿、王宗稷等编著东坡年谱知：苏轼于宋仁宗嘉祐元年丙申（1056）至京，次年与胞弟苏辙同登进士第，同年四月丁母忧，归故里，四年，服除，与其弟同父再度赴京，五年正月至京师，六年应中制科，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凤翔府签判，是年十二月赴凤翔任。苏轼是见过江休复的^④，也就是说，嘉祐五年初之前苏轼与李、刘二人交往，《杂志》所载才能不误。孔凡礼《苏轼年谱》此事系年为神宗熙宁三年（1070），据现存文献来看，苏轼与李常较早的会面时间是神宗熙宁七年（1074）由杭州改知密州，途经湖州见李常。《文集》卷五十一有《与李公择》，其十三云：“效刘十五体，作回文《菩萨蛮》四首寄去，为一笑。不知公曾见刘十五词否？刘造此样见寄，今失之矣，得渠消

①宋赵与峕《宾退录》卷四驳孔氏《谈苑》记吕夷简、张士逊事就有“其书疑近世不知典故者所为，必非孔氏本真”云云。

②如苏轼《江城子》有“老夫聊发少年狂”云云，作此词时方四十岁。

③参见拙著《宋人行第考录》，中华书局，2001年。

④《苏轼文集》卷五十六《与江惇礼》有“仆虽晚生，犹及见君之王父”云云。江端礼，名惇礼，或字子和，为休复孙。

息否？”此文作于黄州，又卷五十有《与刘贡父》，其三云：“回文小阙，律度精致，不失雍容，欲和殆不可及，已授歌者矣。”此文作于徐州，苏轼于神宗元丰初知徐州，三年谪居黄州，论李常草书事或在此间，《杂志》疑为误收。

除上述论及的外，另载于其他书而有疑者列于后：

其一、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嘉祐六年十一月）癸亥，以寿星观新作真宗神御殿为永崇殿。先是，上清宫灾，而寿星殿独存，遂建为寿星观。或言寿星殿像则真宗御容也，于是别建神御殿。天章阁侍读吕公著言都城中真宗既有三神御殿矣，营创不已，非祀，无丰昵之义，请罢其役，不许。”^①附注云：“江休复《杂志》云：寿星观塑像，内官以肖圣容，后差省判范宽之相度，别建一殿，谓之寿星神御殿。明年九月，改名崇先殿。”按卷一九七有嘉祐七年九月“戊辰，改寿星观为崇先观”云云，又王应麟《玉海》也云：“嘉祐崇先观：先是上清宫火，寿星殿独存，遂建为寿星观。命起永崇殿，嘉祐六年十一月成，七年八月丁亥奉安真宗御容，帝亲酌献，九月戊辰诏改观名。”^②即嘉祐六年十一月建成永崇观，七年九月改名崇先观，而江休复卒于嘉祐五年四月，《杂志》不应记其卒后的事，其中窜入了他人的文字。

其二、明抄本《类说》收录《杂志》中载章惇一事，其文云：“章惇捶犬为憾，伺睡，将噬其喉，惊起自执，又噬其子十馀疮。”按，章惇，字子厚，举嘉祐二年进士，耻名出于其侄章衡下，委劾而出，嘉祐四年再举登第，至江邻几卒时，章氏方二十五六岁，与苏轼年岁相当，且才登第后不久，江氏也不应记其及其子事，此条也当为窜入。

其三、祝穆等编《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引《江邻几杂录》云：“梅圣俞至宁陵寄诗云：‘独护慈母丧，泪与河水流。河水终有竭，泪泉常在眸。’彦猷、持国讥作诗早，余应之以《蓼莪》及傅咸《赠王何二侍中》诗亦如此。按，晋孙绰诗序云：‘自丁荼毒，载罹寒暑，不胜哀号，作诗一首。敢冒谅暗之讥，以伸罔极之痛。’故洪玉甫以鲁直丁母忧绝不作诗。夫鲁直不作者，以非思亲之诗也；孙绰作者，以思亲之诗也。圣俞之早，庸何伤乎？秦少游初过浯溪题诗云‘玉环妖血无人扫’，以被责忧畏，又方持丧，手书此诗，借文潜之名，后人遂以为文潜，非也。”^③按，“诗亦如此”以上见于明抄本《类说》存录的《杂志》中，其后诸句提及黄庭坚、秦观、张耒及黄氏甥洪炎，则自“按晋孙绰”以下为窜入无疑。

《杂志》出现这些现象，当是后人传录时造成了错乱，而且这种错乱疑在北宋就存在了。明抄本《类说》录《杂志》凡九十二条，其中有四十九条为南图藏抄本所不载，《续资治通鉴长编》引录有四十九处^④，其中有二十馀处不见于南图藏

^①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②见《玉海》卷一百，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见《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五十二，日本宽文丙午（1666）刻本。此又见载于宋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前集》卷四十六，引作《江邻几杂志》。

^④李焘对江氏原文的处理方式有三种：一是原文引录或附注，一是据江氏文用自己的话写入，一是参照江氏文及他人文引录，未必尽是江氏原文。

书讯:历代石经研究文献辑刊(全八册)

编著者:贾贵荣辑;精装/大 32 开/5100 页/2000 千字;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定价:2300 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5 年 6 月出版;IS-
BN: 7-5013-2783-1/K.1093

本辑刊对历代石经研究文献 54 种进行整理,依通考、汉石经、魏石经、唐石经、后蜀石经、宋石经、清石经的顺序排列,编为 8 册。相信本书的编辑与出版,定能为中国思想史和古文字学的研究提供方便快捷且史料真实可靠的参考文献。

抄本。又百卷《说郛》本卷二录《杂志》二十三条,其中十六条不见于南图藏抄本^①。此外,既不见载于今存诸通行本,又不见于《类说》、《续资治通鉴长编》及百卷本《说郛》三书,而见于后人记载的仍有不少,录所知于此,宋人有十条:阮阅《诗话总龟·前集》卷二十三“封特卿为湖州军倅”、卷二十四“僖宗幸蜀”、卷四十六“令狐楚《宫人斜》诗云”、又“李郢尝与贾岛、僧无可游”,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下“立于褥东北角”,王灼《碧鸡漫志》卷三“同州乐工翻河中黄幡绰《霓裳谱》”,袁文《瓮牖闲评》卷三“正月十六日大耗”,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十九“于故书中见真庙为寿王时”,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六“唐彦猷有旧本《山海经》”,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二十八“揆与饶州刺史封渐”。元人有一条:盛熙明《法书考》卷八“淘蔡河获一玉印”。明人有一条:胡我琨《钱通》卷七“王公和学士罢沂州得银刀一”。清人有二条:《皇朝通典》卷六十六“六律为宫”,姚之骅《元明事类抄》卷三十六“顺帝时明州松树”。这样,见于南图藏抄本之外的,尚能辑出百条左右,连同已知的二卷本所载,宋刻三卷本的规模大抵如此。

作者工作单位:江苏教育学院中文系

^①《说郛》一百二十卷本所载则均见于南图藏抄本中。